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懷星堂集卷二十二

明 祝允明 撰

紀叙

游福昌寺入佛殿後記

甲寅

六月二十日與洪子詣福昌釋院避暑洪子還出具飲
膳僧人不來以俗貌侵擾意已虛闊又能開佛殿尊入
乃稍入後門已褫服不復作禮坐檻側瞻相皆圓滿猶
欲垂言者又不可褻玩因回首看庭落牽且蔓作頂障

日風微微來時院內外極寂謐不聞一聲音不獨解體
亦解心暑四體尚有縈被物乃漸以去巾次去手翼次
去小拭巾次去履意漸隨去物以泰因悟夫佛之理以
漸去為得者其大是也又思吾之教如幹世輔物者底
於至有以為力至其終而吾故無有則今日之空無煩
至於其終而同也使人蕩蕩焉無累矣洪矣佛之理歟
一二剎際乃力爾歟是不可思議大弘重也又回瞻相
即如真軀限一木杲如別聖凡焉一時皈願無極既而

飲食來思靈者起存而溷清不足記已殿中相者正坐
三世尊後三大士旁先二十天次十八應真尊者次下
達摩師地藏菩薩宋本利慧感陸夫人及護伽藍神二
再游福昌談卧記

二十二日又與洪子侯二王郎入前地王郎具麥飯
後悉卧地漸次縱談人間事間及一二出人間事未及
究細瞻佛相益熟若有會許者

游雍熙寺雜記

二游後幽想不息二十四日侯君偕洪來期往玄妙觀
斯須呂學究不速以至遂偕行會道士脩事不可留即
返往漢壽亭侯廟亦有殿又往雍熙遂登大殿沈靚弘
窅其前廣庭左右夾室重樓可蔽日面北縛檜為屏數
丈蒼蒨生冷氣是日極熱此若不知者予家故為寺門
徒諸比丘並坐道二十年來事興人懷耿耿齋食後釋
容請作詩書扇甚多書後更少食到前殿各房院往往
轉清勝湜師誦予十五六歲時所贈詩如在夢內漸次

迫暮乃歸

杭州夏日以文會諸君從聘宅序

凡士居以學展策馮几或受教聖賢辨難英傑閉戶終日恐一塵客撓也出而游到一境便應脫檣馬徧求是邦之彥而扣之或登汎山水訪覽往跡唯恐程役日力不足以給耳目儻遇合契與晤荅一室若居學然又佳也余於三者皆然而二靜處益深也乙亥暮春至杭州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目饜川壑耳實忠愛

至于夏首幾行諸子從聘自吳興歸遂函相往來積思之餘一日一面猶謂闕阻乃四月廿一訪君里仁坊之隱居君釋之服飲之茗發笈抱策堆積几案珍編秘典大道碎事談辯勘校鉤索指擿雄論轉廣精摯益冥探元化之幽眇覓鬼神之情狀研象數之鈐軌誦皇王之治業徵才哲之景行訂文章之作述攬百子之秀實獵虞稗之小說及大明堂金匱鍾律符印藝玩之言穿貫今古雖六時之趣而神游畧徧於時錮霖小霽緒風清

和虛堂洞簷草木秀媚市無喧音宛在巖野快哉茲集
之愜也迫暮言返明日移僑吳山道廬君復來連榻再
宿別去江船遂南旬月坐卧湍瀨懷憶風猷殆無間刻
子亦不自知其綢繆締結何以至于是也因細紀于篇
候因順風翔以似焉

言醫贈葛君汝敬

世遷道裂人習苟陋口以耳言足以目行胥四海而一
其能廓玄見以躅古積功力以給用者無幾繇小大之

務人皆若人習皆若習萬事如何而治哉又甚者以偽
襲之味自曰解卑自曰高繆自曰是噫若之何哉余將
平隲今古固不勝慨因葛君療疾將贈之言而觸於懷
由醫而發也姑寄辭於醫醫之道大歟細歟醫之道非
大古之為醫者其人大也炎農軒后而下作之述之飛
聲千載者皆大聖神仁智英傑賢人也以斯人用醫烏
獲之振羽也烏乎而不大故醫之用與耕者植者並濟
養人生其道畧等非甚高大而其人皆大也病乎後世

之為醫者良百一而庸十九是人病醫非醫病人矣余少讀經史子傳期為用世學固不遑暇於是間時或獵觀樞素難脈明堂內照千金本草書覺意中有一種言也又觀諸醫師治效扁鵲倉公華陀褚澄徐秋夫輩以底于孫氏則多契前旨又後稍觀張劉書而因驗其人又有一種意也又下及李明之言與朱彥脩并得其人又有一種意也又下及勝國國初名家如吾郡葛氏張氏盛氏韓氏王氏猶然也今天下稱良醫師紛紛以余

不習其法所不敢知然其以名者則以能持李說也持李者謂之王持張劉者謂之伯況孫以上哉邇年始得千金翼讀之益契舊聞大發蒙塞或以其旨索諸今人為之駭然亦不敢言也今人家子弟為科舉之術必持程朱不持漢儒為醫師必持李不持前人何昔之大儒上醫甚艱有今正叔元晦明之盈天下閭巷也今稱良醫師多江南余舊有戲語謂北人乏醫試以戶曹版籍校計何生死者之畧相當與嘻堯舜以揖讓湯武以干

戈苟合道濟世何必曰禪道不同不相為謀有語則吐
亦焉知其為是為妄邪知我罪我皆所不辭微葛君也
吾其鬼矣葛君生我我知報之申吾感因迷吾志而已
葛君字汝敬其為道吾能識其超拔高妙所謂廓玄見
以躅古積功力以給用者而不能指言之因稱以語人
曰仁哉汝敬乎活今人之心智哉汝敬乎得先聖之道
蓋汝敬可久玄孫也知可久知汝敬矣

知山堂雅集詩序

夕拜溧陽史君纓冠世華烟蘿自性含香南舍飛襟北
山乃築知山堂于長安東陌葺林谷於皇州奪聲色於
藝圃來往偕適朋遊共之乃已之歲子之月荀輿復寓
蘭賓還集斜陽來而合座宵柝半而分襟賓凡六人吏
部郎建鄴王顧二公新除延平使君淮海朱君三進士
秣陵陳羅二先輩吳門祝允明也各成詩一篇又近體
聯句四篇通十篇列書之允明序之

太倉州儒學記

初兵部尚書徐公晞言天下武衛無有司可附者得輒立學官便詔從之正統戊午太倉衛士查用純以衛與鎮海二武守共一城請如制合建一學報可巡撫周文襄公忱董于成張內翰益沈處士魯紀其事弘治丁巳昉造州緒正百度學制隨以更初守襄陽李侯為之補缺節敬又添辟仁惠齋事事維力他日學正甘君澤等請於侯諉允明記之惟天下之治在君臣相遇其治之道一而古今之用殊古之用人者二曰士曰民今之用

人者二曰文曰武古之為學也由明德知類由絃誦由論政以及於師旅獄訟咸是焉出凡民之秀者業於是為士逮入官則文武具矣隨用以成勳其民則官者教而用之故於時文武不角立甲冑無專官繇學校一地盡之矣後世裂而兩之苟手任五兵則不必讀書為從政然其後也勢終不可若是以班故復為之齊量挈束俾文可綜武而武不得以獵文如官之分典也六而兵刑各其一刑者小兵兵者大刑是皆武道纔萬幾一耳

至於鎮巡藩牧凡百有位孰可不執干戈以衛社稷若是者咸來自學校是竟不違先王之所以教也惟如是所以教之地若術弗可異而文弗可以弗右聖人鏡機而操樞乃地術合于一右文焉勳庸以收始時無學士就邑校以興洎學設乃彌盛於是文學政業詰戎祥刑麗六官襄萬幾後先焯然有功稱由得地與術厥效校然著已今更一甲子而學還文制聖人右文之意逾至則士也大厥奮興鋪閱勲歸鴻稱以稱聖人意也應復

奚若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其斯之謂與小子幸列
下士仰沐皇澤敢不是贊凡宮類規度前纂有揭及陸
大參容嘗疑所傳禮殿為宋故構與學址為萬戶官第
者當失實州志已具其說維茲更制之間所以仍舊貫
作新民承聖人意以通吾君臣相遇之機者厥功在當
道昔季路將以民社廢學而夫子惡之茲又何敢弗著
綱維者都御史朱公瑄彭公禮監察御史方公誌王公
鼎劉公昂王公約袁公經郡太守曹公鳳及李侯端也

參佐其務者州同知丁君隆周君明判官陳君璽龔君
詔黃君譜而典教席者甘君及訓導林君垣鄒君紈李
君相周君榦云

重濬湖川塘記

水生於天行乎地而假人以治治無所用於私私則鑿
物失其理而亂吾更以鑿加之是益其亂也惟知及之
而以勇成之則雖不必創作其績有以相時聖后配古
聖臣以康黎民何也得其理故也孔子稱舜禹之有天

下也不與而無為觀舜命禹禹盡溝洫力至胼胝八年
若是謂無為不與者邪為不為咸以理理為而為雖其
勞煩焉猶無為也天下之水十五在江南去禹踰三千
年而三江失入震澤不定昔之議治者若聚訟繇范
文正蘇文忠迨二郊單任等言人人殊至就其理而理
之狹者廣之高者下之塞者通之乃不能異也則今日
循故理成新功不以鉅微古今而間然為之者其舜禹
事與太倉州北數里有塘曰湖川延袤九萬七千一百

尺有奇西分源於太湖歷婁江而下由巴城湖新塘以
來滙東連小塘子貫石婆港以達劉家河海潮西突巴
城東注清濁交啗又劉家潮之緯州而西出者由鹽鐵
塘到湖川而定東北自七了港而花浦而楊林塘潮之
來者亦及湖川而尼當地與時之會故渾沙迎合淀壅
澱洿可立而待傍田藉沃泄者頻病之天順間民沈定
奏可下郡縣濬治時治塘面廣二百四十尺底半之隄
深丈有二尺輔隄之廣殺二尺潮歸枝川傍田以利迄

今久且復淤東至垌身十里餘塘成夷壤草莽糾盤小
汎絕滴西至金雞河口亦僅沮洳民吳紀復奏可下郡
縣濬治郡縣以役寡工薄稍疏陘中纔如溝無幾何輒
已漲平佃涉兼病歲庚申民吳賢等牒陳於今巡撫南
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彭公禮提督浙西水利工部郎中
傅公潮乞裁治活赤民二公曰俞屬之治農官蘇州府通
判陳君暉率太倉州判官黃君譜往相度得其理乃鳩州
萬有五千夫崑山千二百夫挑抉塗泥導誘線路畚鍤任

靡雲集蟻運二公躬臨視之初塘身既闢而兩岸夾立相
去直與下等彭公曰是不然岸稍過濼當即潰塘立塞耳
乃命削其廡隅俾夷而固啟役於冬十二月上旬訖事於
明年春三月十三日凡濬自徐昌橋至于金雞之口八萬
五千一百尺入崑山西段又六千尺廣一百尺底廣四十
四尺深九尺尤以民造新州積勞日給導河夫官銀糜三
千二百五十兩有奇於是水道流利而田野辟舟楫便租
賦復上下賴焉彭公命允明記其事允明民於郡郡大利

病固無越水事竊嘗究研今昔諸賢緒論每病其異同然以為水之綱要不過宣防二道至於理之一言貫萬物亘宇宙弗可易者有物於此失其理而亂無事更張復之則還於治茲塘是也復之者宜之也假令舜禹復起其於是能舍濬淪而他為乎大哉二公知及而勇成之五行既陳六府迺修有以相后皇補天地蓋其根柢所在獨操一理以宰割百度故不以鉅微循而不鑿有為而若無為若禹之於虞也烏乎勸今規來永古作者之澤以申吾民之利

鏤固小子幸願且承命也不敢辭謹用鋪勒成烈俾職
於後者時消息以斯理將萬世是賴是役也承引而挈
提者知府曹公鳳知太倉州李侯端董益于成者陳君
專職之力及黃君也外參事於是者系聯以書

邦侯晏海頌

林侯為吳邦之四年狗鼠餘魂弄兵東島塵天子赫命
相時拊禽一時文武小大之臣集思用命罔弗奔走而
要會于侯期年底定驚波載夷三錫煥被萬口銜頌其

為士者各文其詞彙題之曰晏海之什小子矢厥終始
標其最者曰伐謀曰精忠曰除器曰餉給曰整暇曰揚
武曰來安曰信賞曰旋凱曰勞謙凡為十目目為頌一
佞
首蓋丙寅之績莫魏于侯而侯力莫重于十事我不敢

穀豐于畬蠹則賊之蠹賊于年侯則伐之伐匪去茅上
兵之謀惟此英斷炳于潛幽魁則以殲來則以安脅則
固治帝聞曰然謀之定矣以發以帥孰逃其機曰戰則

克

右伐謀一首十六句第一

維此邦畿地夷民熙昔者戎后煩侯卧治戴星之勤既
道既齊弢茲小醜警在吾鄙郊之有壘吾且以恥乃厲
于精浩氣雲橫乃奮于忠丹臺熒熒干城禦侮惟王蓋

臣

右精忠一首十六句第二

侯命良工除此戎器干將區治民有素伎作之鏃鏃集



卷二十二
之叢叢吳鉤東箭雲麾扇紅林列洪流天山失鋒蓋勞
煌煌以血元兇

右除器一首十二句第三

桓桓虎士旅萬旅千雲屯霆飛啟行連連陳紅青錢充
橐蔽船餉于東道舳艫相屬不斂而集不疾而速以食
以兵以莫不足神哉蕭相千祀一躅

右餉給一首十四句第四

鯨沸日閩兵形屢遷試覘于侯香寢晏然侯襟侯度溟

舍嶽峙蠢爾么虜固難芥帶羊公雅歌寇君雷鼙侯力
兼之爾何足算

右整暇一首十二句第五

古亦有訓報虐以威我武維揚耀于天池貌貅洸洸雲
合星張山摧卵壓春挺擊撞靡執不降靡馘不從梟鯢
斲鯨齏粉老雄老雄既終脅徒既窮知侯功乎萬兵在
芻

右揚武一首十六句第六

侯有凜霜秋飛殺稗侯有膏澍春濡作解招之來之係
頸纍纍告歸天子請滌而綏援數千夫還于版圖

右來安一首十句第七

凡此英勲集于信賞俎有酒肉案有金錙來之益衆給
之靡與大信皦如天澄日朗

右信賞一首八句第八

狗鼠盪定魚龍奠居伯若効職俛鬣而趨籍獻于王請
省羣俘王曰釋脅肆厥冥渠宛宛赤子既惕而蘇泰和

蒸薰協于唐虞

右旋凱一首十二句第九

於戲噫嘻形弘受廣山崇蘊卑奕奕新功予其敢私元
后之祉羣公之為勞而不伐豐而不持豈伊駿勲德以
將之執以往哉百工一揆揖讓堯廷左禹右夔侯則安
行登崇在茲天王聖明父母煦慈海隅蒼生誠謹誠嬉
皇圖晏完大慶方來草莽作頌以烜亡涯

右勞謙一首二十五句第十

江淮平亂事狀

正德五年秋大憝伏誅瘡痍向復國憲昭振文武吐氣
萬邦蒼生方仰頌皇烈奠鴻寶于無疆未幾羣盜復起
或允醜所遺或餘虐所激呼嘯團結動至千萬最厥渠
魁所謂劉六劉七齊彥名楊虎者倡亂於霸州遂至狼
戾四方上薄畿輔橫行齊魯旁延荆豫下靡徐沛屠城
破邑發庾潰獄殺人如麻燒廬空野鈔斂市旅姦掠子
女以至竊名號攻宗藩戕百官由盜而逆梗為國疾始

於辛未之春逮乎壬申之夏皇帝屢命内外文武大臣
分閫專鉞四出征討雖其東撲西燎左翦右蔓然而卒
藉廟社之靈聖后之德臣工宣力將士用命凡彼諸酋
先後戡戮與其夷類悉同汎掃惟劉七與彥名鞠頑負
固奔迸後誅乃七年七月癸巳竟授首於南通州之狼
山於是妖孽蕩滌王路載夷江河晏澄井邑綢繆兵休
於伍民返其業喜極而鳴驩然一情淮安守羅君循貳
守胡君軒揚州貳守于君利來屬允明纂次其事將請

諸太史先生碑勒崖澌允明以為殘逆殄除固將登紀
史注題名太常以示有截而懸無窮惟斯一捷獨在二
免禍始于西北而終於東南故特按盪平之跡凡事聯
江淮者繫時叙錄以為狀據而其他偉績地屬殊方時
非此日特書有在茲故畧焉劉六劉七者霸州之民兵
也初六年之春朝廷以其故實劇盜下命捕之圍困於
霸纔三十人他盜齊彥名劫圍而出與俱奔東兗轉上
湖廣復來山東五月寇大名等地六月甲申寇日照遂

寇諸城自甲申至于庚寅凡破州縣十三辛卯入文安
趨霸州壬申寇武定至于丙午又破州縣十六七月己
酉朔寇齊河至于乙卯又破州縣八丙辰寇冀州先是
他魁楊虎流劫山西轉掠而南亦以六月甲申寇武安
後為都憲陳公天祥所感乃來大名與六七合羣其後
或分或併至是二黨方聚丁巳遂同圍棗強衆二千騎
燒殺慘毒知縣段亨死之自是狂鯨轉熾戊午六七彥
名寇景州至于甲戌又破州縣八丁丑虎寇滄州至于

八月己卯方解去自桑園入平原而劉七踵至復圍之
癸未始解滄被圍凡七日焚掠死傷不可以數燬漕舸
三百艘六七彥名亦自桑園寇陵縣由穆陵關而東至
沂州攻城犯藩府數日由嶧縣兗州出至濟寧燒運艦
千五百餘艘徑趨大名往來山東縱橫殘燬初都御史
馬中錫被命捕賊布招安之令六七來以受招罔馬馬
聽之遂至猖獗於是朝廷逮馬還以都憲陸公完代之
復命中貴谷張二公監總戎務少司徒揚公

缺一字

督理

餉給陸公以是月辛巳受命視師癸未陸辭而出首命
各郡縣募集民兵修濬城池自是賊至不能入城又令
諸鄉村拘收馬騾入城自是賊至野無所掠乃相機運
奠簡將練士師律明肅出輒有功丁亥宣府副總兵許
侯秦遊擊將軍邵侯永等與賊戰於霸州之平口斬首
百一十有奇副總兵張侯俊兵備少卿陳公天祥與戰
於信安鎮斬首二百一十有奇生擒百一十有奇辛丑
許副總又破之於阜城之半壁店斬首百九十有奇生

擒百一十有奇甲辰卻遊擊又破之於景州之鑑橋集
斬首百五十有奇其他小戰往往皆捷於是軍威始振
民之從賊者始有畏心陸公乃乘機布令以曉諭之又
於軍前立招幟以散脅從於是散去者甚衆九月戊申
朔延綏副參將馮侯禎及卻永等兵擊賊於景州之宋
門店內寅又擊之於曹州之裴子巖皆大破之宋門之
級千有五百裴子之級二千有奇其他小戰亦無不克
賊魁朱千戶為沙長孫所戮劉四齊仲德皆被殺死四

即劉七弟仲德彥名弟也賊既屢敗十一月甲辰又為馮副參將李侯瑾破之於郚城斬首五百六十有奇丙辰卻遊擊破之於高麗店斬首七百七十有奇由是其勢益衰六七彥名先自霸州渡河時十二月丁丑朔乘輿方出郊省牲賊奄至新城涿州之界大肆燒劫以搖京師復往至大名之小灘甲午馮許二公又破之於彰德之何家屯斬首七百有奇乃奔至山東之桐城驛復上文安時七年正月駕將郊賊窺伏近地而迫於官兵

不能肆也始揚虎之解滄圍而入平原也乃由高唐以西隨地寇鈔既數為陸公部兵所破遂流掠兗州郅宿上下十月壬辰寇永城轉寇夏邑虞城丙申寇歸德遂寇亳州總漕巡撫都憲張公縉遣永平衛指揮石堅夏時知亳州張思齊等策禦之丁酉堅破賊於盧家廟擒其魁楊經等二十六人斬首四級賊退屯泥臺店二將移兵伏白龍王廟集伺之己亥賊來奪船將渡渦河堅至擊破一船溺死其衆賊乃返北岸與我相持堅之父

璽急命指揮沈勇以其部兵張亳州遣其民兵俱來援
潁州兵備僉事李君天衢亦遣指揮鞏臣兀麟以兵千
餘并至戰禦賊乃退庚子收溺屍得四軀令所俘賊參
伍驗之一乃虎也一為李隆與前所擒虎之孫經皆僭
王也餘賊乃由蒙城太和行劫入河南境後推其首劉
三趙風子等脅從甚衆時號河南賊亦為都憲彭公澤
咸寧伯仇公鉞勦滅無幾正月辛酉卻遊擊等大破六
七彥名之衆於穆陵關斬首六百賊愈耗衄遁迸自後

遇官軍不敢肆敵陸公益遣兵分道擊禦是月甲子河南餘黨賈勉兒寇碭山丙寅寇蕭二月己卯寇睢寧典史袁浩死之張公帥兵往襲甲申賊至宿遷欲渡公所遣指揮周正拒之乃退往桃源公追至白洋河壬辰勉等由靈壁虹縣遁去而劉七之衆萬有七千又自文安南下以是月辛卯由郟城賴榆而西將寇沭陽張公得報當河南賊甫去急引而東丙申入邳戊戌賊至沭陽公遣千戶張瀛帥數十騎往覘道遇賊三百騎瀛力戰斬三

人賊去公所遣他兵追襲亦多斬獲復遣兵下清河淮
安以捍之辛丑賊寇邳州以八百騎三面薄城餘衆充
塞郊野公視城惟南門東稍門二重要害命瀛守之持
兵扼門之險賊破外門瀛并開其內戰殺四賊賊不能
入乃退遺憊馬騾百餘近水沮洳中以餌我軍公曰此
莫敖伐絞故智命勿取賊計不得行不三時竟去城以
完癸卯賊過呂梁殺官民燒署舍張公帥兵三千追襲
之賊奔至滕縣甲辰遼東副總兵劉侯暉過於呂孟社

大敗之斬級九百有奇賊趨徐人為張公遣兵備憲副
馮君顯所搃乃東至邳之馬古城遇許副總及參將李
侯鉉之兵三月庚戌夜半與戰賊且戰且卻至魚頭集
敗之斬首百三十有奇奪回虜衆賊乃東奔登州海套
雖經數敗隨在脅聚寡而復衆陸公乃大集諸路之師
畢至分道屯襲彌布遠近公麾霍諸將各授成算而往
動合機宜料決若神於是卻劉李鉉三公及副參將溫
侯恭之兵并各郡縣官校諸軍並進與賊遇於嵩淺坡

古縣集等處咸奮勇鏖戰凡斬首三千級竄遁千餘傷
殘死沒不可勝紀四月丁丑等日也前後滅其酋豪殆
盡六七彥名獨挾所餘驍猛僅三百騎間道而逸馳至
河西務其勢莫禦復下至臨清之南陸公策調官軍邀
擊之癸卯劉溫二副參將等與戰於冠縣等處大敗之
斬首二百四十有奇於是止遺劇徒二百而已遂奔河
南是月之初河南舊黨來寇定遠六安哨騎東躡巢淦
驚偪陵寢已而復西戍戍遺二千餘騎竊渡白洋又為

周正所拒庚子越邳州漸北至雙溝頻欲渡不得癸卯
乃復由靈虹西南遁去而六七彥名復以五月丁未渡
棗林庚戌夜渡邳纜三百人從光山確山奔上湖廣乙
丑至陽邏團風舍騎而舟丙寅遇都御史馬炳然脅迫
之馬怒罵賊遂遇害而劉六隨溺水死惟七與彥名泅
江掠聚其勢復盛至七百人閏五月己丑突來瓜洲京
口寄巢於常熟之福山港通州之狼山遂凌鷺江面通
州之臯濱江之區咸被創殘於時張公洞機研慮隨勢

應變數遣將校守吏過截衛防通秦儀真瓜洲海門諸
要害地募兵萬有五千分屯應援儲粟積芻除器修隄
數出奇畧為必勝之計胡貳守及揚守孫君祿皆承檄
以集事賊不安水居日上通州城外游掠城守甚堅賊
潛謀掠馬竄亂淮北海州張公得偵報急申嚴防禦拘
歲馬騾賊既窘六月辛亥乃薦海門而上甲寅越瓜洲
過南京丙辰過采石泊蕪湖乙丑在段腰遂自湖口縣
乘風而西寇南康迤邐蘄黃以及九江安慶肆暴益甚

七月壬午復越瓜洲而南先是陸公自海套冠縣捷後身統中軍劄鎮臨清以控扼上下至是朝廷以賊勢且南復賜璽書命公南下直抵蘇浙以窮逋魁務期殄絕公以六月戊申受命即留監督中貴陸公監鎗尹公駐扼通海要衝以遏賊奔而自馳以南是日至揚州會張公議兵所向邏騎報賊將犯儀真張公乃往赴之并溫副參之軍以從陸公督劉副總之軍趨瓜洲比二公各至壩上而賊已東陸公乃急渡江駐京口守截時總督

水利都御史俞公諫亦被勅同捕賊陸公分兵與之并
命劉邵及都指揮陳璠等往襲賊將犯鎮江璠禦之陸
公又移巡撫都憲王公禎來駐京口區畫備賊南衝時
羅君方守鎮江乃集水工千人治戰舸百艘以周戎事
惟力諸軍俱赴太倉會仇公與叅將金侯輔各以兵來
陸公因與仇議以副總兵時侯源守鎮江金與遊擊將
軍陳侯珣守瓜洲部分定彭公且至而陸公已督諸軍
水陸並東矣丁亥賊泊狼山劉七妾丁氏阮氏逸入通

州守兵執之己丑賊令狼山寺奴持書來索不與遂帥
衆二百餘來攻我軍擊之敗歸入船其夕大風發烈甚
賊船皆解壞飄落其衆顛踣不支僅存八舟將竄而遇
於風勢兵威惶惑弗能前乃登狼山團聚或下崖散逸
輒為通州諸處守兵指揮劉葵胡鎮千戶王詔通判高
昇等邀逐擒斬不絕庚寅斬首六十一俘口四十七辛
卯俘十七有漂船至西洋港升岸擄掠遼東官軍執之
又斬首二十九俘二十壬辰陸公在江陰會諸將指揮

方畧其夕三更劉副總帥遼東兵千總官任璽帥大同
兵副之邵遊擊帥宣府兵及諸從校並進癸巳與守兵
主客齊集日比午與賊戰我軍聲震天風雨交作賊
披靡大潰奔躋山顛古坦峻甚馮高據險槍矢及石雨
下鏖敵至于申際劉副總引其部領張椿蕭淦高雲李
春美饒徵等誓死決戰分軍為三劉任在山北邵在山
南皆戴盾跣行而上手施槍礮且上且攻盾上矢集如
蝟將士有被數箭中數石者不退遂奪其地賊墜崖死

者無算劉七下山入舡艫將遁劉侯列兵崖下百矢齊發艫中破矢并集七墮水死彥名為宣府游兵小旗張鑑所殺劉公擒斬餘賊馘截沈水賊級有泗而北者高雲追斬之皆盡己夜息兵甲午諸軍復登山搜檢賊已無類乃旋師凡斬級四百七十有奇俘有逃匿復為通州守兵等擒斬先後三日內所獲并前共為級五百八十九俘二百四十八其俘曰劉惠吳漢則皆僭王也遭虜脅從釋歸其家而江南官兵前後所獲又不與焉於

是一時平亂諸公獻俘奏馘朝于京師而黃門柴君竒
侍御吳君堂紀次功伐上之陸公亦具實以聞天子嘉
悅特降德音賜賚文武之臣以酬薄伐之勲勞鼎建江
海之祠以申捍患之報祀蓋是役也坐役飛籌知人善
任料無不中發無不克者陸公之烈也保障京輔卧護
東南先幾豫防部屬死守者張公之績也以至天心助
順以效靈將士鞠躬而盡瘁用能千臣一心庸公協奏
夫豈偶然者哉草莽臣不佞目爍盛業于生長之邦敢

金史卷之二十二
卷二十二
因請者以敘狀如右正德八年夏六月一日狀

河源尹鄭侯旌獎政績序

史家傳人或累舉其事或獨徵一二端而必言其性氣大致人建行立政必自其中主發之得其本外可灼知多寡一而已矣此史氏之法余行四方見君子便思親之往往辱先焉懷義抱益盈吾懷焉正德乙亥來長興寧獲與知河源蒲陽鄭君游君始以公事一至敝邑承顏色接辭令甚幸得君子為僚居一二日歷受教與求

治心行己之方若放論仕學謨策功用禮樂文翰法度
權度古人議其德行為低昂每閱大精覈充充而來甚
幸得君子為友朋既數離合凡一見未始無新益久益
隆殆有師道焉益欽傾敬恭不敢懈乃卒甚幸得君子
為師云侯宰邑僅二年善政不可盡書績熙聲翔上官
周聞丙子六月總鎮尚書中丞陳公總兵武定侯郭公
巡按侍御陳公檄藩省下之郡獨以其禽戮逋寇魁某
事功利繳然閎雄令遣官假使持幣簪花被綵羊酒到

縣獎勞之士民感悅動地士能言又申之以賀慶鋪為
文詩更私列羊酒拜庭下呼頌功德以侈上澤恩庠學
師徐君某鍾君某與凡邑屬僚復扣予乞文言之余曰
君政無獨以剪盜上官旌其一而百著千勸矣百姓衣
食侯心德功利與諸君與予所欲言君亦無獨祛害事
從上所舉申其一百可隨焉余欲盡稱君善又曷獨是
勢亦且因事為語是故尋史家意云爾知者其自得焉
若我鄭河源君則允君子之英其何績不英羣言中如

謝進士稱君業實崇文奮武省刑虛獄緩賊禁奢宣王
德諭民俗時使節力諸件目最詳抑猶未究予勢既未
可究稍微引之



懷星堂集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懷星堂集卷二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曹坦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_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_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_臣畢所誦

欽定四庫全書

懷星堂集卷二十三

明 祝允明 撰

紀叙

周氏隨侍龍飛序

皇明御宇一百五十有四年歲在辛巳夏四月某日皇
帝自興藩入紿大統聖人既作萬物咸覩臣時以王禮
朝京師日伏闕下日日月耳雷霆而身雨露既事竣往
謁宮詹鄉先生周公詔及其從子大鴻臚丞璧其子序

班珵寺丞以公命持一牘謂允明請為序列以申感戴
示後人允明視其目曰隨侍龍飛讀其詞曰某以成化
庚子舉鄉進士授山東之嘉祥教諭九年先獻王建國
于興天官曹選某入藩府事先王為伴讀薦歷紀善加
五品俸璧始由引禮歷典儀珵亦官引禮先王薨繼事
今皇帝於是臣詔在犬馬列已三十餘年璧十有六年
珵亦數年矣乃是年武宗皇帝晏駕文武大臣奉遺詔
及太皇后命來迎今皇帝三月辛巳至藩國合符四月

壬午朔今上詣松林山謁辭先王寢園癸未發行遼國
僚文武二十餘人以從四月壬寅至京師翌日癸卯昧
爽臣某等扈從上入禁中日午上御奉天殿即位詔下
罷行大小政事既乃頒賚從官賜第暫居大官日給餼
廩有差五月乙卯吏部言隨龍諸臣在王國侯服皆守
法奉公克效勞勩如周詔逮事陛下讀書講學輔成聖
德出治有本忠勤尤著請以詔兼中秘近侍職任俾得
朝昃侍左右緝熙舊學用日新聖德詔可遂擢詔詹事

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壁璉亦皆進秩如前云臣允
明讀之既颺言曰臣之於君也以問學尊於先德業輔
於後茲惟良士君之於臣也學而臣之師而相之則為
聖后故踐烏颺彩於層霄顧兔搖輝於碧落岳峻而雲
高榦喬而枝聳洗光咸池而夾飛天衢理之恒也然昔
君疇之於堯務成昭之於舜西王國之於禹甘盤之於
高宗則舊學矣而未聞爰立而置左右馮異薛振等以
隨龍寵任而未聞其初有翊導緝熙之勞若兼二者如

史浩輩亦難乎純全至宋昌張說等弄臣狎客則尤不足言惟張燕公之於玄宗若稍可述焉為世美談我朝則如楊尚書仲舉亦然尚書尤以厚德懿學重於時尚書亦吳人也今周公何其似之而今日龍飛之中正隨侍之親從又非楊尚書可比其勲名祿位當不多讓

缺一

字公圖所以報我后者惟終始典于學復祖治貽王業

於億萬年如君疇輩以堯舜禹而顯如張燕公以玄宗而貴國華魏煥家芳附垂於無疆於惟休哉

潘君子大水勸農圖記

闔閭城西郭踰一舍而遠為香山隸吳縣山左為胥口
潘氏著姓於其間農業而儒行世於善今之著者曰牛
巖處士崇禮父與子為金石交四十年矣今復有連其
行極淳古將所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者與知者咸以
善人稱之子曰未也其殆所謂君子人歟君子人也何
以言之其人明明則必有嘉謀其人仁仁則當有義勇
謀嘉而勇義必有所樹有樹曰才才德兼有曰君子聞

者識之乃弘治壬子吳大水方春腐麥及菜穀苗始萌溺湖漲中衆惕號不知所以救之處士帥暖賍負土築防桔槔雷運不舍晝夜越五日水殺二尺然而苗腐者半矣間未敗者卧巨浸與敗者擁積將同歸於壞處士教人絡竹為大櫛疏而立之去其斃扶其良苗復長乃得以時終少獲焉他非力所及者人不能效為之遂歸蕩然事竣處士去斂手緘舌畝行而畝止無所見也乃正德庚午吳又大水倏忽若神鬼至勢獐甚人益不得治

之方處士趣衆急從水底投苗壅之它均壞將俟潦怒
洩而種之俄而水益洑加壬子者二尺狂白渺然不辨
牛馬衆益自懈分今年無復穡事已耳處士教多汎小
艇取抵京之土循岸趾覆蓋之日勞百人力不能成尋
丈而風浪又去之矣衆愈瘁必且委棄處士厲聲偏呼
而等毋憚為瘁人猶可免作餒鬼衆問計乃令編葦卷
土復投趾上力既速趾漸隆稍出水外即復以白茅苫
其兩旁以拒風浪堤卒用成因集少壯布桔槔十百具

并力排水大出堤外外水浮於內二尺處士乘舸巡視
補缺塞漏益增土培且築日夕毋少懈堤愈固乃不潰
禾則盡實竟全稔事既處士還于默安常而處順無所
見也逮嘉靖初辛壬癸甲歲比凶乙酉乃和春播夏芸
勢勃然盛矣至於秋七月忽蝥農初視稼疥焉痿焉若
重疢不悟何也處士俯察之有見焉為蠅焉蚤焉叢於
禾處士曰蝗也吳田故多病病獨多溢不解所謂蝗況
解療術束手哭曰天實殄我其奚以為哉處士曰惡何

自棄云蒼蒼之生天用俾我后收后付之我令長今天
災流行豈不當援于君長吾今幸遇天子聖令長仁曷
為以自窮即為小網網蟲括之輕綃囊奔縣中呈示令
南閩楊侯曰微若云我固將言之然而言之吾君敢不
慎而審之二蟲也其能蝥吾稼與吾見且惑盍諦諸處
士曰唯亟返更察禾曰蟲在穗若葉胡根榦是蹶因取
稿苗破其根食者如蟻螭曰爾其蝥者歟裂其節莖食
者如蠖曰爾其賊者歟夫向之見者螟爾蠖爾傷哉一

蠹之不可禦而四具焉禾將焉道即復上于令令持白
巡按監察御史朱君君奮作奏繪蠹之形并積蠹馳控
黼扆乞減租之半且多其圖積徧示財賦之曹及中掖
大臣天子戚然飛詔如御史言吳縣得免什四於是士
民戴天子之聖暨御史之德令長之惠而感其建舉於
處士也其為士者將圖永其感者會處士年踰六十將
如俗寫其容所謂行樂像者以壽之處士聞之曰歲事
如此吾甞勉救凶以苟免忍謂行樂云哉或曰否當亦

肖之以遺子孫處士曰吾觀今傳真者或金紫待漏蟒
玉綈鄉縫掖以為儒藜藿以為隱吾農也今且老顏枯
而態憊寫之當毳服布袂芒屨竹枝後人想象容止亦
何為益苟無已則盍為披蓑戴笠勤晡捍災之狀以寄
訓厲或因以固志安土而保吾業且古士農一故無不
農之士後世不盡爾亦大校然有能偕者不妨朱紱方
來吾獨以素服入家廟厥亦無忤于我衷請者避之比
其子銀之京師翰林待詔文伸子以衆譽詆銀銀述之

仲子乃手寫之目曰大水勸農圖俾包山蔡君衍述其事乞予記于圖子固喜吾之知處士也鄉者才德之論之譽今有所試寔獲我心亟為書曰潘君子大水勸農之圖而詳言之

梁推郡善政記

宇宙間元氣之浩然以濶竦然以特者潏而為大川峙而為穹崖猶未之能盡也則必鍾靈發秀出之乎魁岸之才奮立斯世以不負天意而物之蒙其澤者亦隨地

而滂焉世稱瓊山不恒產才產則拔萃信然哉舉今日之所知則梁君其人也君字紹甫登癸卯鄉薦天子俾推徽郡事治績粲然既而以誑誤解任未幾公道昭白復其位移節于嚴陵其治績亦粲然上下交服一時名公取其所聽淳安民訟事者著之詩文以播遐邇他日予得君所自書淳安事感歎無數既而曰前什固善持君政之一端他尚多也乃載舉一二者述之初梁之族有恒產而惟君室為給他支稍乏君乃斟酌彼此以

羸補不足歲分而日割房至而口及其族之飲惠者其
衆其在於傲則不如柔吐剛寬猛水火弛張韋弦持平
守正事必求諸心與理以底乎大公而後已紫陽之裔
孫與人爭田公私皆右朱君察其直在彼也曰文公之
氣所以不泯於天地亦以公耳其肯以黨者望乎吾徒
哉為直於法及考績于朝還至張秋逢一寓公家人倉
皇若無告者蓋寓公暴卒室無眷屬自隨猝無與治後
事者君之橐本廉力為營辦得善棺衾以成斂喪事具

檢諭其下而遣之乃不失所寓公者弋陽汪君俊也仲氏翰林先生偉欽公之義屢稱諸人搢紳從而贊頌之者不一及新安之去夷然無所校人益難之比在嚴淳安民錢文才惑後妻析產遺三子偏繆多狀錢子嫡子貫始鳴于官二少晁昱私議稍歸其贏以復于官貫復姑隱之君至貫乃來白求直時晁死矣君取其父遺券推察之得其曲狀了了因諭昱與晁子純云云皆扣頭曰誠如公言無絲髮遁情願從公判以歸于直而各守

之冕下猶有田當返昱昱感發願畀純以卹其孤弱於是久疑以釋曲以直即諸公所為稱之者也

忙誦

余靜居有歎靡謁者數十輩方巾縐衫鶩旅而進揖而曰吾儕為查鼎祥等皆郡郭之民長役於井里者也凡井里之長其在城者長洲吳通三十有六人即某等是瘡痍之藪也間者少息焉今益息焉父子女稚相面以慶揆所自自我邦守君天水公語至是余止之問且將

奈何曰民德公在心固罔靳公知能不令郡上下衆及
遊外知耶然而吾儕小人口不文文羣心於口而傳之
廣且速也非執事能耶余曰諾其狀奈何曰蓋不可勝
稱焉然而自吾身受者誦之始凡送徒部遞因赴上官
唯吾儕是遣甲乙以往環循而無窮費不訾公置吾弗
遣遣健步少須飲食用省不翅十九始諸官船茵帶百
器吾儕是供公為宅規措吾以免始旱溢長官則亦罔
弗禱禱亦罔應公則亦罔弗禱禱亦罔弗用應雨不雨

霽不霽其來若吸也其去若擲也乃今年乙酉八月蝻
繇西北旁郡以及我蝻螟蟥偕焉公一祭于社若先稷
逮山川儵忽霧雨降氣候凜嚴蝻立死不死者還翼以
西民繇以益神公乃德之不諉而斯謀用作余曰善矣
信矣而未究也公德庸詎是一民之知也知德公者
士有之農有之工賈有之吾黨蓋有志焉矣詩陳風建
碑銘器乃茲昉予若數子數子之迷局矣然而獨本其
躬者乃諶以公矣余特為若誦之權輿爾前驅爾如子

所知究者微綴其大目若飭禮若興樂若勤政若儉享
若崇祀若教士若養老若正俗若講武若表先哲若脩
庠校若鉤校擿伏府史諸在官者宿劇弊章章然多矣
至問學文翰璀璨霏霏黻我江山草木又咳謦餘也
其或繼茲者野人猶能言之

江右平寇詩什刻行本後序

三代之後凡稱元宰國老具文謨武勲之閎傑震赫者
若張子房諸葛忠武侯杜當陽謝太傅裴晉公韓忠獻

范文正上下千載最者僅是數公何也彼古今小大百僚武弁勁卒亦每能有所就何以最儒文爵且甚鮮乎彼非必無成武弁之雄者亦以與大臣者合餘大帥隨焉偶焉而已耳乃如大臣者當無事時淵然靖共于重位即有事會之至我后錫命是倚是委於是乃視義若時不可為則卧不應義合時至必奮然起不緩終日謀必完用必當發必驗出于帷幄之沈密而徵于執訊攸馘連連安安之煌耀克于一封之境而收對于天下之

豐烈盛矣哉。豈若是漫而出嘗試而行倖以成。委以戮者乎哉。其要也。智燭之勇達之。黃帝湯武師尚父宣父。皆是術也。而況乎後數公者哉。皇帝初載。江人病寇。厥亂孔熾。厥延至數歲。前後受戡伐。寄者成債。間錯竟弗。底于靖夷。皇帝若曰。我有元宰國老。惟大司徒陳公。惟今師尚父子。惟以棟石我邦家。是居不可瀆。以干戈。然若茲之時。江之區。非司徒馬克之爰。即起公于居廬中。授以旄鉞。公視義若時奮。以應不緩。終日往。即戎謀而。

完用而當發而驗出而徵克而成烈期年而三捷數歲
之熾寇靖以夷焉於乎如是者一散吏介胄士辦之邪
智自上施勇自下承施以燭先承以達後發筭探物之
謂也而又奚弒焉公之詩所謂都道書生難作相誰知
野老亦談兵其素定亦斷可識矣豈誠方憂忽喜任成
敗于倖委者哉三捷者先平撫之東鄉次平饒之姚源
次平瑞之華林凡平一地天下稱慶而其地之君子野
人皆歌頌之撫有

缺三

瑞有

缺三

皆鏤刻以行惟撫之

後饒之先公嘗自為律詩十四篇以言志紀事饒既平其為歌頌者因即公韻和之餘于今徐冠集之將刻而冠被召去今某乃訖其事初冠既請前中丞艾公叙之今就刻藩叅張公乃命小子述其故以授某不得辭敢系云爾

諷政

崑陽大夫鄧君顧臨於予辱諷政焉愚則何知然素嘗鑽研故冊觀古人與今之所以異况塵蹤土跡未及有

位亦嘗稍從傍觀之雖不達也願以所聞對甚矣古今之異勢而難易以之也古者賢君良臣上下相孚雖地分遠絕不若是其亡情也而賢君以守令為共天職凡百有位尤切要者故加察於是其付之則重也其待之則厚也其處之則久也付之重則德刑專德刑專則恩威達待之厚則人莫間人莫間則道志行處之久則民情孚民情孚則服從誠以是而有為沛然也雖不得乎此而必契於彼雖有梗於一而莫違乎衆由是政成譽

起而澤廣身榮流汗青之芳矣如董宣強項而光武莫
之屈又戒任延以善事上官無失名譽而延且以為不
然此其上下之情何如也二子之所恃皆以光武與吾
同此情也吾且直言之直行之帝不違也非特不違而
加美焉由其本同他不得而間也今之勢其然乎百需
交責日取民之所以養者而歸之上官朝責之藩郡藩
郡責之州縣凡所斂散行止縣未之能專也未能專而
實觀其事彼赤子日所見徵求督校於我者獨縣官耳

於是有恩則歸於上有怨則委於縣其責之也極嚴而
付之者弗重民有善如嘉禾者令得而舉之乎舉之則
以為私矣有惡如狼莠者令得而誅之乎誅之則罹於
法矣昔人有言鳴琴堂上將貽不治事之譏投巫水中
必得擅殺人之罪政斯謂也故曰恩威不達由付之不
重此一難也夫昔之欲得守令之實者亦嘗有刺察之
使矣然多出於公故或書名內屏知虎渡河由夫刺察
者公而詢之切也今也愛憎出於上官以至於遊客甚

至於權倖儉細吾秉吾公彼則弗知吾拂彼私彼必騰
謗萋兮菲兮亦可畏也故曰道志之不行由待之不厚
此二難也古之任者必久其期伺其效著澤流則峻遷
之雖其前之淹而後顯之峻故得殫心畢力令德化浹
洽如卓茂以一令遂封侯此循良所以特盛於漢代也
今往往未久而遷其遷之當者固不負其所志而百姓
已失望矣誠使必久其任其在任而績效已著者不伺
其滿而先加以臺部之擢乃益其事既可以久化又易

於伸志一旦期滿更崇其秩亦何不可而今不然故任
之不久亦一難也雖然此皆在外者耳賢人君子抱負
高遠固不以是沮先後有人焉敢厚誣有如明公其一
也魏階要地匪朝伊夕此上下之至公也豈曰鄙人之
諛

中丞周公致政詩什後序

隨而不可違者時也卓而不可亂者志也終身由之而
不可愆者禮與義也時違則戾志亂則忒事以從時志

以建事而皆以禮義準之斯不愆矣細行且然而況於
出處乎古之人出處合禮義者位高如裴晉公卑如陶
彭澤等標映來葉非以果去為善良以不愆禮義志獲
時合蓋有得夫易之道焉故名不緣位而重輕一彭澤
令且然而況於尊者乎今天下十三牧天子命大臣督
帥若撫民一牧以一人或至二三人廣之東西藩初各
一人或二人三數年來以議者乃并命一人建臺於梧
州總督而藩軍務兼巡撫焉蓋其重踰它藩數倍非宿

望元老莫之輕命而莅之者進退之際其為重輕稱否
則又視其人焉耳正德乙亥縉雲周公膺右都御史簡
命銜勅來鎮有以奠之為泰山之安也有以煦之為春
澍之膏也有以肅之為秋霜之凜也百度澄謚提封晏
熙凡為兩藩長吏大小百執事若黔首卒伍以及夷獠
咸倚公為師帥生息明年公遽疏請老朝廷弗能舍不
允疏屢上上始從其志錫以溫綸俾致政乘傳而歸且
給月俸從騶凡優老異數悲備公遂行山河動色歌謠

載塗公感遇愜志不能自己乃即事命題十有二題為
一詩且自序之以贈餞客於是東藩諸公和之盈卷方
伯吳公憲副汪公彙之以歸于公仍命小子識諸卷尾
伏惟公遭逢雲龍之盛自持風操之高與諸公分攜之
懷赤子去思之勤舉無煩於瀆言獨以公之出處一準
乎禮義志獲而時合敢颺言俾誦此詩者無曰公之高
而已矣是禮義之典度榮軌之法程得乎易之道也已

休寧孫氏孝友堂後記

巍巍乎洋洋乎帝衷罔墜民倫恒叙家猷永華代勸攸
屬休寧孫氏孝友之居益遐益彰厥惟重哉始在勝國
時惟伯深父承先開來號稱亢宗既卒而三子子恭子
純子茂養祭豐慎友弟肫至世觀偉然其母之弟靖江
推官某君為詩美之翰林學士錢仁友始大題其堂曰
孝友與虞文靖公輩播以文記一時文獻蔚然此堂之
始彰而重也繼在國初時子恭以喪亂之餘家彛周完
世觀不渝而先時文獻則已不足乃請於先契之存者

侍郎朱公大同春坊江公叡輩續為詩文卷軸完存以迄于今此堂之再彰而重也繼在宣英時其族屬益蕃世觀亦彌盛而詩文嗣作大富不可枚數此堂之又彰而重也今其諸孫永正寔來以後記請蓋子恭四世曰彥達彥昇彥達生三子曰志仁志義志謀而彥達卒三子事亡養存友季悌弟益力益篤世觀益華而三子咸卒三子之子共七人永正為志謀之長男與六子者所以事亡養存友季悌弟猶三子也是故益以彰重先志

而垂之無窮以求大鳴於時作者於乎言言閱閱有隆棟梁築理義而房宅天紀而居人綱四海之廣百世之遠尚公有重於茲堂也

歆許氏孝義序

許氏出太岳之後望於高陽文武代著布在方策歆之有家益昉乎前宋盛乎其後而尤著於今日吾聞諸廷德者道其父事若某某善哉父名思字功顯少有至性質敏而志遐父容遠外功顯年十六輒往代事及父在

宣城蹶傷足功顯一日夜馳三百里往負之返速卒哀
致如禮祥忌奠獻慟擗猶在虞殯時過封塋亦然母病
思牛脯猝莫致遂為大恨終身不噉牛并絕葷酒常時
養祭悃悃退友羣季氣性惇翁季曰龍具士材勸助尤
篤遂取科名推而濟空裂券者有之或者相讎校聽一
語多散去由是鄉井以孝義先生稱易其字蓋所為大
著於今者若此不亦善哉廷德又歷孝義以上若大父
者曰其諱忠字思正以父士良非辜失命南都縲絏間

孤嬰奮立追痛不衰且積而能散若曾大父者即士良而高大父者曰諱寧始徙邑西潭湖亦輕財士也寧之出則曰順一順一之出曰文文之出則鵬程也與弟鵬舉鵬南皆宋景定進士鵬程官終國子祭酒又上幾葉曰賓則始徙邑北之昉溪而族最盛許村之名之始也又上二葉曰會則始來寓邑而占籍焉者其考曰原官轉運使是有詩名與歐梅友其考曰逖官監察御史其考曰規是在宋前守池陽有循政民肖像祀之九華山

而家於池之始也又上二葉曰儒則自雍徙江南又上二葉則寔李唐元忠睢陽守協忠公遠也凡廷德之自述如此然則於茂哉鋪覽今昔君以此啟必以此承天人迭應幽顯連理濟美之永胚之錫類廷德知之善矣如其善之善者獨非存乎不匱矣哉鄉井能稱之吾聞也能序而廣之惟有伺乎其徵焉者廷德曰既有之矣因進豐冊蓋今昔之衆言彙焉予閱領有間曰果茂矣宜為四方誦之遂報書以表其始

許氏感慈記

天下之母皆慈也胎教之周密孕產之難劬乳哺之勤
瘁保抱顧復之勞密衣之食之教之冠而昏之有不慈
之母耶天下之母之慈皆當感也不生於空桑不無渾
而能食食不無襁而能冠裳不去懷提劍負而能立行
動息以為人有不當感之慈耶以遺體所出或棄林真
巷寡恩且虐焉以出乎天綱秉彛而感自不已孰有加
於是乎嗚呼子持悲夫母無不慈而慈有弗感者也天

也無遷人或蹄翼也甚者曰寄鉗噬臂極乎梟獍而非
人類可口已微許岩祿為母程氏之季子幼少比長受
程固極之德固不必言比程沒而岩祿方商於外歸不
及矣用是送死之餘其為感倍益恒類蓋有不可勝喻
者屬者語之予予慰之曰感慈天下一也而於此信子
之倍益宜爾也然而有天也者有人也者今夫事君於
朝治民董政於班列或徇節絕域或成仁王事或游學
或行貨或公家事于役於是失易簣澗含能無斯感乎

然而天也何尤彼有異乎此而亡感也者則亦寄鉗噬
臂之不遠矣予既知之能之子孝矣予喜且申望以慰
子詩云孝子錫類吾知子之子孫必賢矣經云孝弟之
至通神明吾知子之家必來禎祥矣易云積善家有餘
慶吾知子之室由是而益富穀熾昌也又可識矣

謝氏世德記

長洲有世美之族曰謝氏自其始祖濤生知制誥絳絳
生司封郎中景初五傳至東山代引令緒東山生祐之

冲夷守道元季離騷寄尚林壑入國朝終老閒散稽岳
王彛作松泉居士序贊稱其視天下理亂欣戚猶寒暑
晝夜之相代一不動於中有道者也是生彥達孝弟執
義母嬰末疾保之如嬰兒欲有行則抱擁以往踰十年
無少懈卒葬如禮事兄文華極恭順皓顛同服食不少
相違兄卒子亦先死哀撫孤嫠尤為懇款擇士為姪女
館贅于家以慰亡志為人沈毅質厚而不循枉或與物
迕鄉有亡賴子欲撓侮之彥達報之以直亡賴子遂誣

以匠役赴京盡瘁二十年不怨尤同事有欲妄援怨家者彥達曰吾為人誣以及此而更誣人乎自號誠真事具誠真道人小傳生以澄資賦敏利動必以先人為法工算數祿命雜藝善計事而不愆禮義繼匠事于京他人情且黠率愆期覲倖免以澄獨不失尺寸然家不以匱而彼更不及焉從兄淵沒事嫂湯有禮教二子讀書脩行長子成名將卒留訓大率謂吾宗數世持孝義以為家吾少歷難劬從兄蚤世二子淪謝雖其間嘗竊科

名吾視之猶烟雲之過眼人間事若不足然自揆素日
所為無大不善者寧人負我我無負人且喜二孫能順
吾指趨吾實無厚積以累之所望同心亢宗不得棄先
人敝廬分門析爨以辱世敗家耳以澄生會及朴會字
惟貞朴字惟德惟貞稟抱尤超傑少有遠志從先叅政
維清受易厲業勤苦母恐其疲憊每為節縮膏蠟惟貞
默誦帳中登景泰甲子鄉薦入太學一日內旨拔為風
憲官命下先一日死矣立行卓特歸然老宿之氣有容

菴集存家吳文定公原博為之序其行槩見杜淵孝先生所為墓誌與惟德守先訓敦友于之誼惟貞在京惟德思之不寘徑往候視號為難弟兄皆早卒其婦陳與盧皆守操不貳子頌誌盧墓嘗道其事惟貞子曷惟德子勲雖隔一從無別同氣曷字明仲外訥中朗含淳躅坦澁然莊雅而孝友特甚堂有連服室無私藏勲字仲賢其為人亦稱是終身無一日諍語明仲二男曰雍曰睦元和幼和其字也元和子三幼和子二賢仲嘗育而

天以元和之季嗣蓋自東山至于元和之行已歷七世而房戶不析養殮無二譜於家籍於官傳志題贊詠歌於君子之言同然無異辭者而其第八世亦既聯五人駸駸長立情協勢固世美之濟可徵不誣噫其何積而至於斯也余嘗謂是有二道焉有懸諸天有維諸人不可謂天之自然不可謂人之矯強謂天自然胡彼不然謂人之矯何循之者若竊脂駟虞若是乎其利也蓋當視諸稼者而得之種之良者天之故也獲之豐者人之

力也恃天而弗人不苗者也倍力於硤确闢荒者也不
苗者固闢荒者薄故種之良則力愈效力之深則獲愈
穰相古先民乃多有之謝氏其允紹矣自羲堯遐逝風
不盡醇聖人踵而承之表里樹聲其制繼立益聖人之
慮後世萬古畢於一矚矣子故私列而竊傳之非敢必
期徹諸上下有聞而起亦作者衛世功也天無易運人
不遷性嘒嘒之言不為謝氏

感慈詩什記

初歛許君志室芝橫程氏許出太守某程出文簡公卓
宗望駢映士女彥嘉饋修謹蠲琴瑟雍諧而螽羽不徵
璋瓦絕夢程心謀曰唯陰德集祥唯至誠感神唯積善
有餘慶婢子將儼嗣事于蒼蒼釋茲馬圖乃唯是之樹
許義人也凡義每病於內吞於是程加以裨贊故許之
建事殆振羽焉有濟於塗許惠之金歸道于程程曰由
妾畧之無若即醫之愈焉使適以往客終以是生此其
義且智最可言者一以槩衆他固無庸枚稱也然卒亡

兆則又診于許曰君宜其以一姬故斬百世文獻系歟
婢子聞君勇疾之革也絕口於望孫婢子其敢以忘治
令爰內淑女以薦於許遂踵生三男其嫡曰志次曰梓
全程於是鞠摩顧怙三兒不啻其身出也此長各因其
材而篤焉志麗籍頻宮餘力田行賈屬者程逝三惠銜
教如恩鑄琢心骨弗可以口志業士也得以卷于文乃
布母德書數十百簡挾之走四方遊善言者即求焉或
總其旨標之曰感慈比學于蘇捧言拜余屬以紀事若

夫皇帝降衷慈孝恒性無為而慈無為而孝天人一機
道器均流非有利焉自然之謂矣如其交強互貴徇聲
而務伺感而慈須慈而孝是質劑之術也於是寓鉗誓
泉譁惡于災青又況嫡孽之判媚疾之酷殄家瘁國不
可以耳又烏以言為哉故許氏之感程氏之慈皆天云
爾而烏有所為乎哉嗟乎天道流達一日不斲程往而
慈留三惠存而感追疇實使之昊穹樞焉如其有一髮
偽也而不憤者幾希矣諸為感慈之言者心搆成文風

雅盈耳已極勸懲之義矣君子曰總厥旨無越乎天於
是徵其徵屬斯文以為記

懷星堂集卷二十三